



落雪无声

黄晓峰 / 著

★★★

不愿回望，穿越红尘的姿态
原本就是，一种艰难的爬行
反复堆积，心灵的忧伤
只愿灵魂，栖息在干净的角落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落雪无声

黄晓峰 著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2007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雪无声/黄晓峰著.—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80176-215-3

I.落… II.黄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4894 号

书名:落雪无声

作者:黄晓峰

出版发行: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(发行部电话:010-68795350,68471803)

印刷:武警部队印刷厂

开本:A5

字数:170千字

印张:8.875

印数:1-10000

版次:2007年5月第1版

印次:200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176-215-3

定价:28.00元

仿佛没有来过

(代序)

有些东西在消逝，有些东西在成长。

站在无边的雪地里，仰起头，看到大片的雪花飘落。有一片落到了脸上，悄无声息。最终它融成了我脸上的一颗泪滴，风干过后，仿佛没有来过。

饥饿时我想到了温饱，温饱时我却想到了饥饿。

在温饱之前我对精神之类的东西丝毫没有兴趣，除了自尊和灵魂。

很小的时候父辈们告诉我，人活着最先需要的是生存。这种理念和我长时间的苦难一起构成了人生最初的回忆，于是我害怕饥饿，当然包括灵魂的饥饿。

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渴望文字给我带来快感，可往往都是一种切入肌肤的痛，要想把多年对生活的细致体会和真实感想变为平仄的文字，虚构成起伏的情节，刺痛自己

是一个客观的前提，庆幸的是这种痛让我忘记了饥饿。

有人说人生是一条河。我想象过，站在河边，勇敢地跳下水，然后奋力向彼岸游过去。可是后来我推翻了自己的想法，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到底有多宽，也许永远没有彼岸。

文学是一种结构，也是一种支撑，支撑了文化、生活和信念，但它又在助长着另一种负面的灵魂、追求和虚浮。可我把它看成了真正的河流，从遥远的历史当中流来，又向渺渺的未来流去，虽然不知深浅，不知河面的宽窄，可我愿意用短暂的生命体验，《落雪无声》正是这种体验的结晶，对于初衷和结局只以一句诗总结：不作风波于世上，自无冰炭到心中。

《落雪无声》拥有了生命，赋予它生命的是军人的时代意义和超越军营本身的情感。它成长的背景是武警部队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曲折蜿蜒的前进过程，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军人的得到或失去。凸显了军人的魅力，男人的刚毅和女人的柔韧。无所谓悲，无所谓喜，无所谓批判或弘扬。有矛盾中的求索，灾难中的挣扎；有人性和人性之外的触摸、丑恶和丑恶之间的碰撞。有人为爱放弃了理想，有人为理想放弃了爱情。有人为燃烧的欲望踏上了不归路，有人为张扬个性失去了自由。一张张在复杂社会中展现的面孔，一颗颗被无情现实挤压的心灵，都成了一曲曲时代悲

歌。是什么掠夺了我们内心的真实？是什么让朴素如水的情爱变成了渴望？是什么让军人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欲哭无泪？

许多人对军事题材的作品产生怀疑，怀疑所表述的情感，怀疑所弘扬的境界，不知他们怀疑的根据是什么？军人的理念信念淡化还是军人对和平保障无力？我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军营，在这里，我们总是最晚看到天边的太阳。许多人来了，许多人走了，有人来的时候哭，有人走的时候哭，他们都默默地将最美的青春留了下来。

我曾多次走进他们的悲欢，曾多次目睹生命的无常和悲壮。那些神圣和苍白的名词一再刺痛我追寻梦想的灵魂，长久凝望之后，我终于明白得到或失去不是军人生命的主题。军队将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失去尺度和信仰的集体，而军人更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，是血与火交融而成的信念，是灵与肉铸成的一座座不朽的丰碑，而这将是我创作的所有灵感和方向。

《落雪无声》里每一个人都是我生命的伙伴，他们给了我直接的灵感。有时甚至分不清是我活在他们中间还是他们走进了我的生活。我为他们哭过，为他们的种种不幸，甚至想把情节和结局构造得更加柔和一些，但我知道所有的感触和波折都如烟云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，留下来的将会是一堆读者的评论和褒贬。读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有时

会引领着一种方向和思维，而这恰恰是我最卑劣的渴望和最不愿意选择的初衷。我坚信，在跨过一个漫长的世纪过后，我们都在努力地营造一个新的时代，而这个时代带来的将是新的气息，人性的复活、情爱的舒展、自由的绽放。为了这样一个时代，我愿意承受所有的悲痛，而我感到我已经慢慢地走向成熟。

情至深处，感慨几句，是为序。

作者
2007年春



谁让人间有了悲欢离合？谁让红尘拖沓繁琐？

天下有一言之微，而千古如新；一字之义，而百世如见者；安可泯灭之？风雷雨露，天之灵；山川民物，地之灵；语言文字，人之灵。此三才之用，无非一神灵以神其间，而又何可泯灭之？

世界因为有了灵气才变得生机勃勃，季节有了灵气才显得丰富多彩。

南方的五月风轻云淡，柳絮纷飞，像一首朦胧诗，平平仄仄，起起伏伏，诗行里的情节含蓄而羞涩，在文人墨客眼里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抒情言志的季节。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方的五月让人躁动不安，春夏交替，失了春之韵，即将面临夏之炎，而在南方夏天是人们最不愿度过的季节。世间的事就是这么矛盾，同样一件事总有正反两面，同样一个人总有美与丑不同的评论。

星期五下午，刚和战士们打了一场篮球，刘寒就接到了支队干部股的通知：星期一之前到总队宣传处报到。电话是汪洋打的，汪洋是支队干部股股长，和刘寒是同学，也是他们这批同学当中提升最快的一位。毕业至今，才五年时间就到了副营，像坐上了火箭一样。

以前打电话汪洋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，简单交代

两句就挂了电话，许多次刘寒都想在言谈之间真诚地问候两句，可汪洋语气里的那种陌生感和居高临下的气势让他欲言又止，时间一久刘寒便知道那是一种距离，基层和机关之间的距离，也是社会现实和情感之间的距离，而后来他也渐渐习惯和适当保持了那种距离。

汪洋的父亲是总队的副总队长，在职多年，说话的空间和作用都很大。而汪洋作为高干子女，难免会有优越感。

这一点，在学校时就暴露得很明显。那时刘寒和汪洋在一个班，而且住在同一个宿舍，对汪洋的生活习性和作风是一清二楚。

汪洋的日常生活用品和别人的都不一样，必须要有牌子，而且是名牌，一双皮鞋要是低于五百元，他看都不会看一眼。

当时的学员津贴每月才一百二十元，在大部分学员想都没有想过要拥有一部手机的时候，汪洋已经换了许多部彩屏手机，让许多人羡慕得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。但也有一些人对此不屑一顾，有一次，汪洋的鞋子不小心被人踩了一脚，他立即破口大骂，自知理亏的那个人不停地道歉，可汪洋仍不解恨，嘴里不停地嘟囔着：“这么贵的鞋子，踩坏了赔得起吗……”

这句话仿佛戳到了那个人的痛处，他眼睛一瞪，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两句。

“别拿你老子的钱臭显摆，有本事你靠自己挣的钱耍阔气……”



汪洋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却也无话可说。自那以后，收敛了一段日子，但没过几天又回复如初。汪洋还是汪洋，谁让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呢。

可无论是褒还是贬，刘寒从未发表过自己的言论，也从没有想过汪洋所做的一切是对还是错，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没法选择，一个人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也有足够的自由，他一直和汪洋保持着那种不近不远的距离。

没想到，毕业后两个人又分到了同一个支队。不同的是，一个在机关，一个在基层。

这次在电话里汪洋的话特别多，而且有着一一种陌生的热情。除了祝贺就是叙旧，仿佛搁置多年的同学情分又被捡拾了起来，经过几年的历练汪洋变得成熟了许多，没有了当初那种浮浅，就连客套起来都让人无法拒绝，甚至感动。

刘寒的心里闪过一丝哀痛，岁月可以改变一切，原来人的位置也可以让一切都变样。

搁下电话，刘寒感到身上阵阵发冷。也许是因为身上的汗开始挥发，抑或是他触摸到了离别那冰冷的肢体。

他的目光透过中队值班室明亮的玻璃，看到窗外的天空风起云涌，南方的天说变就变，刚还晴空万里，说不定马上就要来临一场暴风雨。

一只不知名的小鸟从视线里经过，有些孤独地向远处飞走。刘寒一直注视着它，直到它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灰暗与苍白一线相隔的天际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那只小鸟，

将要孤独无助地在一片陌生的天空里飞翔。

每一名基层干部都会把目光瞄向机关，尤其是总队那样的大机关。刘寒也不例外，他有太多的想法需要借助总队机关那样的平台去实现。可不知为什么当这一切突然来临时，却感觉不到一丝丝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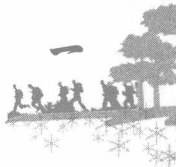
人往往都是这样，当你期待许久的事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时，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欣喜，反而觉得很失落。这种失落与得失没有关系，刘寒心里清楚，他的失落是因为割裂，这一走，他将割裂与中队七年的情感。

月牙湾，全总队最荒远的执勤点。被人称为“窝窝头”，意思是窝在里面出不了头。可刘寒却给它取了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“寂寞的庄园”，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和诗意，而且他出版的一本诗集就用了这个名字。

自新兵时开始他就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深爱的第二故乡，在这里他开始学走齐步，学写诗歌，并学会了面对孤独。几千个日夜的长相厮守，这个名字仿佛与他的生命连在了一起，而变幻无常的世事就像一把手术刀，迅速而残忍地将它们切开了。

走出值班室，刘寒看到中队长李明亮坐在篮球架下面。

李明亮个子不高，精瘦，此时穿着运动背心，凸出的肩胛骨将他的瘦毫无保留地给突显了出来，可就是这副体格，中队战士没人不怕他，他工作起来不要命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军事素质，无论射击、攀登还是摔擒在全总队也都是数一数二的。



刘寒向他学了不少军事上的东西，尤其是射击，李明亮教他怎样据枪，怎样瞄准，到后来刘寒找到了感觉，每次打靶时都想和李明亮较量一番，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，可往往都是刘寒败北。

李明亮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，这是他一贯的嗜好，运动过后总要冒一阵烟。

刘寒径直走了过去。听到脚步声，李明亮转过头。在往常，刘寒肯定又要刺激他两句：“是不是又想老婆了，还是单身好啊，无忧无虑，不用抽烟解愁……”可今天刘寒没有吭气。

看到刘寒一脸的凝重，李明亮连忙问：“是不是有什么紧急任务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板着脸，我还以为出了啥事。”

“我要走了，去总队，刚接到的通知。”刘寒说完后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李明亮怔了怔，过了许久才笑着说：“那你还哭丧着脸？应该高兴啊，人往高处走，谁不想往大机关跑，再说了，你这种人就应该在机关，呆在基层太屈才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不放心中队？”李明亮歪着头狐疑地问道。

刘寒连忙解释：“有你在，我放心，你可是我们总队的优秀干部，最出色的中队长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，还不是窝在这山沟沟里？”李明亮说完，悠长地吐了一口烟，然后就把头仰了起来，眼神显得空洞

而无助。

刘寒知道李明亮一直想到机关工作，他的妻子就在城里上班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向上面反映过许多次却一直没有动静。

刘寒拍了拍李明亮的肩膀说：“我当初和你一样，盼着离开，但真要走时，却有些舍不得了。这里虽然偏僻一些，却清静，舒心，说不定在总队机关还没有在这里过得开心，会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。”

李明亮的头还在向上仰着。

“别安慰我了，许多事情我很清楚也想得明白。你被调到机关是迟早的事，因为你是我们总队数一数二的才子，而我没有过人的才华，也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，再怎么挣扎也只能是自讨没趣。”

刘寒张了张嘴，却没有说话。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没有答案，如果非要分出一个是非对错不可，那只会是自寻烦恼。

天空乌云密布，暴风雨真的就来了。李明亮将烟头扔在地上踩了一脚说：“要下雨了，部队带回吧。”

哨声响起，部队集合，李明亮依然和往日一样站在队伍前面，总结今天下午开展党团活动的情况。

刘寒悄悄走开了，他在想前面看见的那只小鸟，暴雨来临，它将如何躲避？

吃完晚饭，刘寒独自一人在营区里转悠，心中满怀感伤，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营区里行走了。七年的岁月将



在这一夜做出仓促的总结。

营区不大，八间平房，外加四百平方米的训练场和六亩菜地。

走到菜地中间，刘寒蹲了下来，今年刚种下的黄瓜已长出长长的秧条，攀上了事先搭好的架子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架子上开出一朵朵嫩黄色的小花。刘寒摘了一片叶子，塞进嘴里，使劲地嚼了几下，一股涩涩的味道顺着喉管流了下去。他想起了自己在新兵连的日子，那时还没有菜地，后勤物资都得由支队的车送过来，半个月送一次，很少吃上新鲜的蔬菜，可即使那样，每顿饭都吃得很香，有时连菜叶都没有了，就只能喝三鲜汤，所谓的三鲜汤就是白水加油、盐和味精煮成的汤，一人一勺用来下饭，外加一点榨菜。

新兵连的班长、陕西籍的同年兵，还有许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已经远离了这里，也许他们都已经淡忘了这里。而刘寒是唯一留下来的，还当上了干部，如今静静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去怀念着他们，而这一切都将随着刘寒的离去变成历史，历史中的许多琐事都将被遗忘。总有一天会没有人知道他刘寒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天黑了下來。

刘寒抬起头，看到夜空中繁星点点，这些星星曾经都是他的灵感和伙伴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向着夜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再见了，我的新兵连，再见了，我在这里成长起来的

所有梦想。

回到宿舍，刘寒开始收拾行李。拉开办公桌的抽屉，他看到一大摞荣誉证书，像一面面鲜红的旗帜，有他个人的，也有集体的。

他一本一本地打开，又一本一本地合上。

门被推开，李明亮走了进来。

两人都没有说话。

“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”李明亮打破了沉默。

“光棍一条，没什么行李。”刘寒摇摇头笑着说。

“我下午的话和行为太情绪化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作为一名军人，我知道怎样坚守岗位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，只要我在一天就不会让人摘走标兵中队的牌子！”

刘寒开心地笑了，他终于看到了老搭档的真实面孔。

李明亮掏出一个笔记本说：“你要走了，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可送，这是我去年得射击冠军时总队奖的，送给你作个纪念，大的道理我不太会讲，文绉绉的祝福我也觉得肉麻，只是希望你到了新的岗位不要忘了在月儿湾的这段日子，别忘了还有我这个搭档。”

刘寒接过笔记本，翻开扉页，上面写着一首词：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。垂杨紫陌洛城东。总是当时携手处，游遍芳丛。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。今年花胜去年红。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同？

李明亮这几年跟着刘寒学了一些诗词歌赋之类的东西，



这时正好派上了用场。

刘寒的眼睛一红。

李明亮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，指导员，你这学生有点进步吧？我可是下了苦功夫的，以前对这些诗啊词的一点儿都不感兴趣，可后来经你一说，仔细一想确实是那么回事儿，新时期的军人可不能是一个大老粗，整天只会打打杀杀的。”

刘寒说：“何止有进步，简直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

李明亮摇摇头：“那可不敢，就像你在军事上永远也比不过我一样，有些方面是天生的，对于文学方面到此我也知足了。”

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刘寒背着行李准备悄悄离开，刚走出营门，却发现李明亮已经把部队集合在了中队门前，七十五名战士，一个不少。李明亮紧锁着浓眉，站在队伍前面。

看到战士们一双双清澈而又不舍的眼神，刘寒觉得心头一阵一阵酸痛，作为指导员他曾经把太多的希望和梦想都根植在这里，这片土地完整记载着他在军旅成长和经受磨砺的每一个细节，而如今他却要像逃兵一样放弃自己的阵地。

他想张口说上两句，可却不知道说什么，他总不能还像以前一样站在指导员的角度的侃侃而谈，更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深情地告别，他曾在政治教育和每一次战斗动员时反复和战士们讲到，军人要有非比寻常的刚强和理性，

在这离别之际他怎会暴露自己感情的脆弱？

刘寒向战士们敬了一个礼，然后和李明亮抱了抱，说了句：“中队就交给你了。”话音一落随即迅速转身，背后响起了零零碎碎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叫喊。

走出中队营门口时，刘寒突然抬起头，看到中队大门上那高高悬挂着的标兵中队的荣誉牌，他感到身体某个部位被撕裂般的痛，但为了保持他在中队战士面前最后一刻的洒脱与坚毅，还是迈开步子走了出去，始终没有回头。

到总队报到的第二天，政治部副主任赵龙就宣布了刘寒的任职命令——宣传处副营职干事，而且被授予了上尉警衔，与他一起任职的还有好几个人。

宣布命令大会在政治部会议室举行，偌大的政治部会议室座无虚席，都是政治部的干部们。毕竟是总队，规模和阵势都给人一种震慑感，宣布命令时会场安静得让人窒息，所有人都直直地站了起来，却面无表情，仿佛正经历着一件索然无味的事情。赵龙的声音一落，响起了零零碎碎的掌声，算是表达了祝福。但那并没有影响从刘寒心底升起的那股子神圣，他深信作为军人无论占领什么阵地都是一种自豪。

等众人都离开了会议室后，刘寒还在原地静静地站立了一阵子，一种形式上的震慑和心灵上的落寞给了他一种矛盾的自豪，同时他对总队也有了第一个印象：人多。